

詩外傳

自一至

口 12
1339
1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門仁13
1899
卷



韓詩外傳序

漢初言詩者三家魯則申培公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後毛氏詩出三家學始盡廢云予讀外傳未嘗不喟然歎也曰嗟乎是何可廢哉夫其確古而揚今闡微而彰顯馳騁貫穿成

一家言藉夫子復起必將有起予之
嘆矣又其言雅馴薦紳尤喜道之即
漢稱能文章如詎遷雄固之徒何可
多讓哉厯下薛子汝脩嗜古而文於
韓詩外傳獨傾心焉爰刻以傳同好
嗟乎漢薛漢世習韓詩今又得汝脩

韓氏詩世有薛氏知不庶矣

錢塘楊祜撰

漢書列傳曰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大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詩頗與齊魯殊然歸一也淮南子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詩自傳之武帝時嬰曾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事合明仲舒不能難也

韓詩外傳卷之一

漢 燕人韓嬰著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

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
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
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
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
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
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
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

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
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逆流而
挹之。煥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煥然而溢之。坐置
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
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
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
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予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
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
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絲絃五兩。以授子貢

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絲絛五兩。吾不敢以當于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

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

而無禮。不死何爲。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

由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

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

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矯矯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

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愾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

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枹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鞞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鞞賓有聲。鶴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朞年觸就。而

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齦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齦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闡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任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

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如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衡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

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磏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磏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也。

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磏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磏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下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磏

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
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
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
冶。而滅其國。故云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
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
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

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
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
已者。爽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
行爽毀廉。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
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
而持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
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
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
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礎者

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

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茀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之一

韓詩外傳卷之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闥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闥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餒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

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憲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憲。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

妹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騾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

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
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
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
女之志則急。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
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
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
我思不遠。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
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
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
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
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
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
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
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
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

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

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傳曰。零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零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

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飢。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隣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修。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也。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白艮其限。列其臘。厲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蹶也。飄風興。暴雨墜。則蹶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

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曾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

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臯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

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淵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諧人。君子

亦諧人乎。顏淵退。俄而廢人以東野畢馬佚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以何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

啄一作喙

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
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

矣一作也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
疾措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捧杯血
仰天而歎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
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
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鈎之。吾願
一本留
上有吾
聞二字

子之圖之也。晏子曰。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

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
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
兵鈎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
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
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
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渝。
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
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

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鑽。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鑽。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剗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

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己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義不可失也。磏乎其廉而不劌也。溫乎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

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

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于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劙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賚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

經一作織

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賚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金甌。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

趣歸於毫。毫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去。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去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溘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餽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曰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

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

然事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
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
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
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
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
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
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
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

欲行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
子。碩大且篤。良非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
哉。

子路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
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
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
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
闔然投簾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
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

者其志與。子路心慙。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鬱然投簾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慙。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鵠羽。集于苞栩。

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教。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

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

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予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旣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

中道一
作周道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
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
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
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
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
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中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
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
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
容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
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
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
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
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
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謀之。
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
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不殺三月。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綺。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儀。言多儀也。

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於殊妙。其限不疑。

夫人若善人。若過。過而無不。

則善。若惡。不善。亦無以爲惡。人又曰。

眼識。

耳聞。

口說。

手寫。

足行。

口。

耳。

手。

足。

口。

耳。</

